

杨迪：搞笑这件事情，我一直很认真

02

封面新闻

读四川

封面

2019.10.24 星期二

责编 刘卓 版式 詹红霞

封面新闻
新青年 上封面
COVER PERSON OF THE YEAR
封面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

06

杨迪，这个名字很多人不陌生。如今在各大热门综艺上，都有他的身影。

在喜欢杨迪的人看来，他似乎有一种魔力，往那一站，自带“幽默”属性。这个来自汶川的小伙子，出道10年后，终于完成人生“逆袭”。

从“注定失败者”到流量明星

记者联系到杨迪时，他正在打点行装，准备半小时后出发去车站，坐动车赶往外地录制节目。如今，他每天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1986年出生的杨迪，其实已经出道近10年。杨迪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——汶川县。县城很小，在2008年那场地震发生前，它只是个寂寂无闻的小地方。跟县城里别的孩子一样，杨迪背着书包从学校走回家只需10分钟。

与众不同的，杨迪很早就显露出表演天赋。高中时，杨迪就在学校里小有名气。那时他经常登上学校大礼堂，演自己编的小品。在很多汶川一中老师和学生的印象中，还记得当年杨迪化着夸张的妆，演杨白劳的样子。

“那时候礼堂的条件很落后，要先用磁带录一遍声音，演的时候再对口型。”很多年后，杨迪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光，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“只能说搞笑这个事情，我一直比较擅长。”

杨迪可以称得上最早一批玩短视频的“网红”。2004年，他刚接触互联网，就花50块钱买了个摄像头，和朋友一起组成“羌族双煞”组合，录搞笑视频上传到网络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视频火了。当时网络上的网红大盘点，常常出现他的名字，可算是最早期的“网红”了。

大学毕业，杨迪进入某电视台做实习编导。一个契机，他去录制一档节目，一名评委老师问他：“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杨迪说还没想好。评委老师毫不留情地说：“你的未来注定是失败的，因为你连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杨迪犹如醍醐灌顶，决定将自己的喜剧天赋好好发挥。

2010年，杨迪参加《中国达人秀》后渐渐成名，被更多人熟知。之后，他开始主持节目，成为各大热门综艺节目的常客。他的身份标签，也从“谐星”变为“综艺咖”“知名主持人”“内地男演员”。

认真

“忘词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”

杨迪的走红并非偶然，只是有些“大器晚成”。出道以来，很长时间不温不火，即便如此，他也将自己从小想做的一件事情一件件完成：演小品、上电视、主持节目……

非科班出身，貌不出众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走到现在，杨迪付出的努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。

“认真”对杨迪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“观众其实非常聪明，你不认真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就是我一直秉持的原则，就是认真。”

杨迪研究“喜剧”的方法有些特别，他不是一头扎进书里，或是一味模仿幽默大师，而是将自己沉淀下来。他透露，在录一期《火星情报局》时，当天晚上8点对台本，他会提前花三个小时回忆过去的事情，一边回忆一边用笔记录下来，等到对台本时，他已准备好了几个故事让剧组选择。“忘词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我身上，我前一天就一定把台词背得特别熟。”

论喜剧天赋，杨迪确实有，但有时候，运气不总是眷顾他。2014年，杨迪与当时热门综艺《奔跑吧兄弟》和电影《美人鱼》失之交臂。直到2016年，他在微博中遗憾地写下《我曾经也是一条人鱼》。“那个时候怎么度过呢，我也哭，挺难过的。但哭归哭，后来看到了一部电影叫《白日梦想家》，一下给了我很多正能量的东西。”

算起来，杨迪真正红起来是2016年，而这离他正式出道已经过去7年时间。

如今的杨迪，一年365天几乎300天都在工作。“就拿最近来说，常常录节目到凌晨五六点，然后白天继续连轴转，一天工作18个小时。”忙到极致，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，因此也练就了一个“绝技”，一坐上交通工具，立马就能睡着。“累归累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干这一行，这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。”杨迪说。

感恩

出名后不忘宣传家乡汶川

谈到自己的幽默细胞，杨迪说，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妈妈。“从小我妈就给我买很多书，《幽默大师》《三毛从军记》《三毛流浪记》都看过。”家里从小对杨迪的管教比较宽松。高中时候，杨迪与班里同学排练节目，家里常常来很多客人，家人从不阻挠，反而给这些小客人腾出地方。杨迪的妈妈更是说：“杨迪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发展，家里都支持。”

现在杨迪的父母、妹妹还居住在重建后的汶川县城，而杨迪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。由于工作太忙，他无法经常回四川，更别提回到家乡汶川。

尽管如此，杨迪从没忘记自己的家乡。这些年里，只要有机会，杨迪都会向外界展示家乡的特色和文化。今年初，杨迪带着沈梦辰和靳梦佳一起回到汶川羌寨，体验了一圈。

最终，这些素材在湖南卫视《天天向上》的一期节目中呈现。在那期主题为“家乡的宝藏”的节目中，杨迪将汶川的美食、美景都带上了芒果TV。他认为，地震之前，大家对汶川了解很少，地震之后，对汶川的关注多了起来，但是



搞笑是杨迪最擅长的事。(受访者供图)

了解却不多，其实汶川有丰富的资源，相信大家去多了解。

“那期节目正好是‘家乡的宝藏’这个主题，我就推荐了汶川。芒果TV的编导也很给力，光踩点就去了好几次。”杨迪说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负责与当地宣传部门对接工作。

节目里，汶川宝藏逐一展现，故事逐一被讲述，让外地观众了解了这座小城。作为宝藏推荐人的杨迪看了之后说：“自己看了也觉得挺好的，有笑有泪。”

未来

“在演艺圈，是要比谁红得更久”

“小时候就想红吗？”“从小就，从小就干这个。”

这些年走下来，杨迪当然也面临不少质疑，有人说他“扮丑”成为大家笑料，对此，他淡然地说：“我从来不在乎这些质疑。”顿了顿，他又切换到了“逗贫”模式：“有人说我丑，并没有冤枉我嘛。”

懂幽默，是项重要技能，也是杨迪最大的特长，他对自己的天赋非常清

楚。“你觉得自己不可替代之处是什么？”沉默了几秒，杨迪说：“我觉得我真的挺搞笑的，我讲段子就是比别人好玩。”

他认为，通过喜剧把欢乐带给别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在舞台上，听到观众越捧场，他就越“来劲”，“观众越多，我表现越好。”但是，杨迪并非不懂得掌握尺度。“和一个人聊天，第一次见面聊两句，我就知道他开玩笑尺度在哪，我就不会越那个界。”

有一件事情让杨迪感到压力，就是拍戏。他觉得自己非科班出身，跟专业演员同台竞技让他没有底气。“就像高考一样，我数学成绩特别差。”不过，杨迪说，自己还是会努力录节目、拍戏，把眼前的事情做好。

杨迪知道，自己更多地被视为“综艺咖”。如今，他也在跟知名导演、演员学习，如果脑袋里有一些故事，杨迪也会找一些编剧去碰撞，让他们帮忙润色，挖掘自己更多潜力。如今，他信奉一句话：“在演艺圈不是比谁红得更快，而是比谁红得更久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

让青春力量激荡，让青春正气昂扬。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，公开征集“你心中的新青年”人选。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？快来给我们推荐吧！

推荐方式

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，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；与此同时，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、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，欢迎向我们推荐。

推荐标准

- ① 年轻：14-40周岁
- ② 正能量：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
- ③ 责任感：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甘于奉献
- ④ 创新力：勤于学习，善于创造
- ⑤ 引领风潮：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



扫二维码

看本文视频



我和我的祖国

23年“深山护林人”张宣：半生逐兽觅草 “我尽心尽力尽职了”

这两天张宣是瘸的。7月他去银厂沟搞监测，在过河沟时摔了一跤，把膝盖伤了，至今未愈。他自己没怎么放在心上，毕竟上山已经超过千次，摔跤是常事。

从1996年到白水河工作开始，他在这23年一线林业工作中，遭遇过太多比摔跤更严重的情况：在山上迷路，没吃没喝冒着大雨撑一夜，艰难找到路回返；监测调研中滑下百米山崖，被一棵杜鹃树拦住，捡回一条命……这些年逐兽觅草，回顾山中半生岁月，他想了一会儿，用“尽心、尽力、尽职”简单地总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他说，“无怨无悔。”

逐兽 给大熊猫找食堂 为外国摄影师做导游

张宣是林业一线资深“老人”了。他今年47岁，正值壮年，但他从1996年到彭州市国有林场人行算起，已经把半辈子投入到山野里。在林场工作巡山护林5年后，他被借调到彭州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“除了巡山护林，还要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、红外相机监测等工作，工作内容增加了。”

在“熊猫四调”时，他的主要工作是

对大熊猫栖息环境和植被变化情况进行调查。“大熊猫可以食用的各种竹子有哪些，面积多大，好多数量，质量如何，都是我们需要调研的内容。”凭借对白水河的熟悉，他参与了多次区内调研，从大熊猫到雪豹，从“捡熊猫屎”到安装红外相机，30150公顷的白水河保护区里，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。

2018年5月初的一天，热爱摄影与熊的比利时摄影师塞巴斯蒂安向白水河发出了入山申请，获批后，时任回龙沟保护站站长的张宣，在当月开展的常规巡护工作中带上了这位外国朋友。

比利时人是第一次到彭州，他跋山涉水试图登顶牛坪山顶，但由于气候原因未能成功，也遗憾地没有遇见野生大熊猫。但半个月后，一个令塞巴斯蒂安惊喜的消息从白水河传来——张宣和同事们布下的红外相机，拍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的踪影，并记录下了它调皮捣蛋的过程。



张宣把半辈子的时光都花在了深山里。(受访者供图)

觅草 滑下百米山崖 被杜鹃树救了一命

虽然追逐动物很多年，但张宣还有一项别的本事——他对植物十分了解，近年来在涉及植物方面的工作也因此与日俱增。2005年底，张宣陪同中科院成都分院搞本地调查和标本采集，前后花了16天时间，行程数百公里。

就在这一趟途中，他遭遇从业以来最惊险的状况。

“当时海拔3200米左右，我们走到一个崖边，我一脚踏滑，摔了下去。”悬崖一侧是百米深沟，张宣背着包猛然下滑，心里一凉，觉得自己这次完蛋了，“真是命大，下面有棵杜鹃树，勾到我包包的背带，把我拦了下来。”随后，他被赶来的同事拖了上去，坐在崖边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。

即使如此，他仍走完了全程。在这一趟里，科研队伍最后一共采集了800多种保护区植物标本，做了数十个样方。

“我们保护区的一线人员，基本上都有风湿病和关节炎。”10月18日接受采访时，张宣对自己的膝伤迟迟不能痊愈显得有些焦虑，“年纪大了，恢复得慢了。”他仍念着进山，有一股闲不住的冲动。

“如何总结这些年的工作呢？”面对这个问题，他想了一会儿，朴实又诚恳地说：“我尽心、尽力、尽职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无怨无悔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首席推荐官大群